

新年到了

徐慧芬

公园长椅上坐着一对父子，四五岁的稚子捧着一本童书，边上年轻的父亲向小儿解说些什么。冬日的暖阳罩在这对父子身上，画面怡人。

不远处一辆代步车过来了。一位老者慢吞吞从车上下来，身体一晃一晃。小儿抬眼望去，叫了起来：爸爸快看，企鹅来了！哈哈，老爷爷是企鹅！

老者穿着臃肿，黑白色相间的羽绒服加上步态，模样着实有点像企鹅。那位父亲轻轻喝住了小儿：“小孩要懂礼貌，不可以嘲笑爷爷！”“那爷爷走路为啥摇摇摆摆呢？”

“因为爷爷年纪大了，走路平衡能力差了，就像你更小的时候，走起来也是这样的……”一旁的我目睹这一幕，很是感慨，为这位父亲点赞。

确实，人生两头，幼年和老年都是难的。婴儿出世，嗷嗷待哺，咿呀学语，蹒跚走路，乃至求学的各个阶段无不需要别人帮助。人到衰年，牙齿脱了，眼睛花了，耳朵聋了，思维慢了，行动慢了……凡此种种难处，也需要他人相助。民间有句俗话说“我养你小，你养我老”讲的就是人间这样一种双向扶持。

动物界里，怜幼养小是共通法则，然尊老助老或许只有在人类世界里才是普遍规则。1981年甘肃汉墓出土了一件文物《王权诏书令册简》，这是汉代记录养老制度的法律文书，是汉宣帝时期的诏书。诏书规定了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可获鸠杖（朝廷授予的手杖），持杖者享司法豁免（非重罪免刑）、赋役减免等特权。六十岁以上的鳏寡老人免税，孤残免劳役等。另外还定了惩罚制度：毆辱持杖者按“大逆不道”罪处弃市（极刑）。这部中国最早的尊老法典，让老年人的权益从制度上得到了保障，可见中华民族的尊老传统历史悠久。

世象杂谈

时代发展至今，“尊老孝亲”已是社会普遍理念。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了子女赡养义务和老人合法权益。对老年人公共服务的优待、社区的关爱服务措施以及为年长者提供住宿、护理、医疗等全方位服务的养老机构也在不断优化。

一则视频中，一位记者访问入住某养老社区的一位长者，问她怎么想到住养老院的？老太太说，我一人独居生活还能自理，但儿女不大有空来陪我，身边讲话的人也没有，听说这里设施齐全服务也好，我来此地试住了一下，管家们对老人关怀备至还时常陪我们聊天，我手机上有几个功能不会用，年轻人不怕麻烦手把手教会了我，我在这里很开心，所以试住后马上正式住了。

记者又采访了该养老社区的负责人。领导介绍说，我们这儿的服务员大多是从护理学校毕业出来的年轻人，他们虽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但真正要融入到与老人共处的这个大家庭中，更需要另一种能力，那就是与长者的共情力。在他们入职的培训课程里，我们特意安排了“当你老了”这一课，让护理人员穿上八公斤的负重背心，双脚绑踝上负重沙袋、膝盖和肘关节、指关节都戴上关节限制套，同时佩戴视觉模糊镜，要求体验者在负重状态下完成坐下站立、上下楼梯、弯腰系鞋带、端水夹菜等动作，亲身体验老年人因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种种不便和困难，让年轻人感同身受，真正产生同理心。这位负责人又说，养老这一块，环境设施是硬件，人对人的服务是软件，这两种实力同样重要。现在新型的养老社区硬件都不错，要留得住人，软实力的优势更重要。

社会尊老的硬实力是由完善的法律保障、健全的养老服务体系、适老化的基础设施和财政投入所构建，软实力标志则体现为孝亲敬老的文化遗产、社会风尚营造的精神关怀及代际和谐等。而后的提升或许更需要花大功夫。

新年，是时间的新坐标；往前走的路，又有了新方向。

多年前，从内地出差沿海，数千公里的行程，驾驶员师傅居然没走错路，顺风顺水就抵达了目的地。因为车上安装了卫星导航仪。因此我就想，人的心中也应该有个导航仪，并时刻将其设置于开启状态，引导人们跨出的每一个脚步。

那年去北京旅行，一女同事刚在酒店安顿下来就急匆匆上街。这个团队几十号人，谁也没有留意到少了她。当天黑时她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人们发现她眼睛红得像桃子。一问究竟，才知道她出门时忘了记住宾馆名和所在街道，不知道目的地在哪儿，所以一下子觉得自己仿佛大海中的一叶浮萍，不知该漂向何方。打领队的电话关机。打其他同事的电话也关机。当年漫游费老贵，所以大家一到北京就纷纷关机，直到手机电池的电快打光时，领队终于开机了，她才终于像一只离群的鸟儿重新回归队伍。

我恐怕是最没方向感的人之一。我不大喜欢旅行，除了怕逃难一般的苦累，很大程度上在于我缺乏方向感。在异地他乡，若独自出行，尤其晚上，须得一路看门牌或街道

和碗姑娘其实没见过几次面。老家上虞那边的习俗，未出阁的女孩叫姑娘。碗姑娘没有结过婚，到老了还是被人叫碗姑娘。

先前，隔天的一大早，大脚阿婆会来给我娘娘梳头。她是从舢板厂新桥那里走过来的，也就是现在的恒丰路桥，到我家有段距离的，还好她是大脚，走路爽气。她会用篦箕先给娘娘篦上好一会，篦箕有好几把，粗细不一，篦得娘娘十分舒服，然后蘸着刨花水，把头发梳理整齐，再在脑后盘个髻，套上黑色的网罩。梳好头，娘娘显得神清气爽，每次都留大脚阿婆吃了早饭再走。偶尔，大脚阿婆会把孙女一起带来。女孩也就六七岁的样子，不认生，眼睛很大，瞳仁微微发蓝。那便是碗姑娘。我比她略大几岁，娘娘叫我领着她

碗姑娘

在弄堂里玩。弄堂里的小伙伴叫她蓝眼睛。

娘娘说，碗字起得好，显得文静贤惠。大脚阿婆也识得几个字的，说，不是女字偏旁的，是碗盖的碗。娘娘不解。大脚阿婆说，天底下，饭碗最要紧，吃饭最要紧。娘娘说，这倒是实话。

一日早上，大脚阿婆领着碗姑娘一起来的，进门就说，今天再给阿娘娘梳趟头，明早就回乡下去了，不再来上海了。娘娘叹了口气，说，梳好头，多坐一歇，聊聊空话，吃了中饭再走。娘娘叫我先去跃进食堂占位子。娘娘来后，点了一碟煎煎鱼，一碗炒干丝，一碗肉丝豆腐羹，四碗饭。事先娘娘特意关照我，筷头缩缩，让人客吃。大脚阿婆只是扒饭，不大吃菜，碗姑娘倒是大大方方，胃口很好。临走，娘娘又塞了几块钱给大脚阿婆。大脚阿婆千恩万谢，走的时候还落了眼泪。我看娘娘，也是依依不舍。

再见到碗姑娘，大约是十年后了。那次和弄堂里的几个伙伴，去南翔老街玩。回来时经过真如，

看到有人在争执，我们便骑过去看热闹。却是个卖甘蔗的地摊，有人要摊主把甘蔗头斩掉再称，摊主不肯。那摊主，十六七岁年纪的女孩，伶牙俐齿，带点绍兴口音，清澈的眼睛闪着几分罕见的湛蓝。同行中有眼尖的，戳戳我说，像是来过你家的

桑陌

那个蓝眼睛。我细辨眉眼，果然是碗姑娘，已出落得苗条清丽，但又带点乡野的泼辣。但见碗姑娘举着乌铮铮的削皮刀晃晃，说，甘蔗头怎个好斩掉的，你的头可以斩落吧。那人被这气势吓到，不响了。我们哄笑，这女子偷换概念，蛮不讲理，却是十分有趣。我也没和她打招呼，就骑走了。回来时说给娘娘听，娘娘笑着夸了句，小姑娘在行的。绍兴话里，“在行”是聪敏能干的意思。

这些年闲来无事，一直在苏浙一带转悠。某次去上虞，途经一个小镇歇脚，不经意间眼睛一亮，却见一块牌匾上写着，“碗姑娘麦果铺”。心里不觉一顿。店门口有个老妇在和人说笑。那老妇腰杆笔直，额头光洁，并不显多老，引人注目的是她眼睛里透出的莹莹蓝色，只是那抹蓝色似乎比以前深了。这不是碗姑娘还能是谁。我笑着说，你是碗姑娘吧。碗姑娘笑道，是的是的。买麦果是吧。我笑道，我们其实认得的，你来过我家的。我说了我家住的那条马路那条弄堂，说到大脚阿婆，说到我娘娘。我说那时你还小，可能不记得了。碗姑娘细细地端详我，眼中那抹蓝色渐渐漾开了，拍掌笑道，记得记得，像的像的，你是小哥哥。你还教我捏过橡皮泥的。这个是阿嫂吧。碗姑娘满面春风地招呼我们在门口的桌椅坐下，泡好茶，又端来一盆热气腾腾的麦果，亲热地说，阿嫂，麦果是刚刚蒸好的，趁热吃，糯的。老妻慌忙欠身道谢。麦果是家乡的点心，有实心的，也有裹上馅子的。

回到省城昆明，自由活动。闲极无聊，决定去逛逛昆百大。虽然多次到过昆明，但庞大的春城在我心中就是一团乱麻。想买个地图确定一下昆百大的方位，但未买到，于是又打车。我本想通过车窗识记一下沿途景物，以便返回时作参照，怎奈车速太快，弄得眼花缭乱，只得作罢。返回时，有点不信邪，想考验一下自己，决定徒步回去。按照自己心中确定的宾馆方位，一路走一路打听。有趣的是连问了三个交警，竟然一问三不知，笑答刚来，不熟悉昆明道路。于是就问自己认为是老昆明的老年人，一路七弯八拐，五公里路走了一个多小时，总算摸到了自己所住的宾馆。

人的一生要跋涉各种各样的路，它的前方有激流险滩，有陷阱暗礁，也有风雨迷雾，只有事先开启心中的导航仪，设定你需要到达的目的地，然后一路百折不回，勇往直前，也许才有希望抵达理想的目的地。

新年之约

责编:殷健灵

责编:殷健灵

责编:殷健灵

责编:殷健灵

责编:殷健灵

责编:殷健灵

责编:殷健灵

责编:殷健灵

责编:殷健灵

责编:殷健灵

立冬之后小雪时分，高脚的青菜从地里起了，送进城厢街头兜售。城里人穿着花花绿绿的，但天冷就只惦记那口清脆的咸香。

大青菜挂在墙边晒三两日便萎缩了，落在上面的阳光质地好像也温润起来。晒瘪的大菜像在墙根晒太阳数日子的老人，心里还有劲头却只能靠着回忆与日子周旋。整颗的青菜被盐码过之后还有不屈的心念，故又用石头压上去，好像强言规劝人的蛮横。人们为了表现某种得意或者喜悦，特地称高脚青菜为“大菜”。乡人汪曾祺在《故乡的食物》中所记高邮腌大菜的过程从容细致而简洁，至今似乎没有变化：把青菜成担地买来，洗净，晾去水汽，下缸。一层菜，一层盐，码实，即成。随吃随取，可以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天。

青菜从地里断了根早已殒命，到盐水里似乎又成了水草一样生机盎然，在“今冬明春”的日色与吃法里重生。生吃是最简单的办法，一种带着草木清粉的清脆，咬得牙齿吱吱作响，最是佐粥下饭的好滋味。若用辣椒同炒至黄烂则更有妙味，尽管平原上并未特别嗜辣的爱好。冬深的时候鱼虾躲藏水底，但逃不过农民闲时冻得通红双手，像是摸出来“水落石出”的答案，让平淡的日子增些鲜香的起色。切碎的咸菜似比鱼肉鲜美。尤其冷却后鱼洞里的咸菜，像是淤泥里周旋的水草，用筷头“掏”出来的滋味甚妙。这些都是捉襟见肘的日子逼出来的独特味道。冬至的时候杀年猪，所得猪血与咸菜炖，比与盐卤豆腐炖味道更厚实。实

叫是叫麦果，其实是糯米做的。

我们随意交谈着。虽然没有见过几次面，中间又隔了漫长的岁月，但那股乡情却是真切的，浓烈的。我说，我后来还见过你，在真如那里卖甘蔗。碗姑娘爽朗笑道，我做的行当多了，卖过塑料玩具枪，卖过锡箔黄纸，卖过黄酒香榧子梅干菜。没赚到什么钱，可也没饿肚皮。我心说，是大脚阿婆给你起的名字好。此时有乡邻经过，见我们说得热络，便说，碗姑娘，来人客了啊。碗姑娘笑道，是呀是呀，上海来的人客。这个上海人的娘娘呀，以前是给我娘娘梳头的梳头大姆。

我一口茶喷出来。

夜光杯

人冬了，窗外远处的黑龙江刚演过一场排冰的操练，那“嘭嘭”的撞击声，犹如冲锋的战鼓。

骤雪，是雨水凝结之颗粒跟着风、伴着雪舞动，发出沙沙的翻滚声，忽而被风吹成团簇拥成片，唱出阵阵节奏；忽而又飘成线，奏出一阙急聚和舒缓交织的优雅乐章。雪飘到白桦树林，白桦的树干在莹白的雪地中显得灰白，白雪以其洁白幽微醒目，而桦树不能相比，却输白桦聚集一片而产生的紫灰、蓝灰、黄灰之颜色。白桦树干上的眼睛，形状不同，仿佛都在看着雪，有的睁大眼睛张望、有的眯着眼睛含情脉脉，装扮成不同的表情。白桦、柞树、黑桦密翳，雪花乘风舞姿萧散，相映空远；桦树林前有一棵松树，青翠的颜色在雪地里显得深沉，树的顶部积雪一簇，像是在美容店飘染的一头白发；黑桦、黑松成一片，而大自然安排了疏密，将大块的白雪与黑桦、黑松对比，留下了看雪的审美。

冬日的阳光照在卧牛湖周边连绵起伏的山峦上，雪晴云淡，山河素装。山上的柞树是黑色的，在白雪中显得深沉、静谧，虽不言语，而在自然中却有一种无声的呐喊；山麓下年轻的小白桦，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精灵在紫色的氤氲中浅吟低唱，那般意味，那样的诗性，给予了美的遐想空间。

山峦之间的农田被大雪覆盖，那一大片是大地呼吸的空间；林间的道路被车碾压成一条条黑线，连接两边的村、屯、点、线的疏密又成了审美；白桦林是无处不在的，黑松、红松仿佛是村、屯的标配，这色彩也是绘画记取的。与之白雪、黑桦、红松色彩组合，仿佛看到了俄罗斯风景画家列维坦的油画。

冬季到黑河来看雪，看洁白无瑕的雪留下的诗篇；感怀大雪给予的性情、思绪、精神和寄托。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在不得羣腥相佐，大慈姑切片同炒也清香爽口。

咸菜缸里的生长应着时令，没有盐水的保鲜，苦寒的冬日可能青黄不接。今天的日子富足起来，可人们到底还有念旧的情思，一口咸味早就生长进味觉的基因里。咸菜与慈姑烧汤，本是因冻害伤了青菜一筹莫展，才把褪去青色的咸菜请出来接续日子。这样的汤水当然难见喜色，和清苦的慈姑纠缠又有点雪上加霜的意味。但日常还

是有一种“苦中作乐”的魔力，以后这竟然成了一道有名的菜。敝县有个回民乡，饮食上保持清真特色，乡民用大咸菜烧羊肉，咸香掩盖羊肉腥膻，油脂中和青菜寡淡，着实是一道佳肴。那里人做菜有独特的心思，又比如炒韭菜的时杂儿根芹菜，有奇香。

当年汪曾祺在他乡见下雪时，就会想到一碗咸菜慈姑汤。人们以为是所谓乡愁生发的深情，其实汪先生愁的是害怕想起

少时喝得太多的咸菜汤。他说：“一到下雪天，我们家就喝咸菜汤，不知是什么道理。”又说：“我小时候对慈姑实在没有好感。这东西有一种苦味。”可见他愁的不是乡味思而不得，是怕日子的苦味再涌上心头。

好不容易熬到春寒过去，又一季青菜抖擻起来，咸菜缸的盐水起了浑浊的泡沫，这样的咸菜有“翻”掉而酸臭的危险。女主人连忙提了出来堆进锅煮熟，趁着晴天晒干后切碎成了梅干菜。齁咸的菜干在缺菜的日子可派上用场，能在幽暗坛子里继续生长多年。

小雪腌大菜

周荣池

重装潜水（中国画）章丽娟 桑建国

冬季到黑河来看雪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重装潜水（中国画）章丽娟 桑建国

冬季到黑河来看雪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

黄阿忠